



边疆巡逻兵

續 思 等 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我們的副哨長·····	宋 群 (2)
潜伏哨·····	高申午 (6)
國境綫上的女战士·····	宋 維 (13)
伏击·····	刘治良 (19)
边疆巡邏兵·····	續 思 (22)
对空監視員·····	大 群 (29)
边防軍的助手·····	冷时暘 (37)
獵鴿者的失敗·····	李昌达 (42)
月夜空战·····	沈志誠 (46)
手旗在彈雨中飛舞·····	曹則敬 (48)

我們的副哨長

宋 群

应征的时候，我想当个炮兵，站在大炮旁边，一拉，
轟隆一家伙，叫敌人大开花，多美啊！后来，分配我到边
防部队。我想：也行，在边境线上，巧妙地捉特务，捉越境
犯，也挺有味道。当时谁也猜不到我那激
动的心情。我随着带队的同志，翻

过一个山岭又一个山岭，看着
那道银灰色的铁丝网，曲
曲弯弯顺着山下
的小河伸向远处。

心里说：“这下
可到了边境
线了，今后
就看你的
了！”
但是，
又是个
不巧，
我沒到



華克雄 插画

守衛边境的前沿部隊，而是分配到这里——一个防空了望哨所。这里和連部住的地方相隔几十里，只有一条小路相通。一面是望不到边的大海，三面是數不尽的高山。我們虽是边防軍，可又不去巡邏，每天站在这小村子里唯一的一座三層楼的樓頂上，望天、看飛機。离敌人十万八千里，哪里还談得上战斗！我真想不出这工作有什么味道。

当时，有个老同志，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說：“你別看这里一天到晚安静無事，要是有一架敌机我們沒有看到，叫它溜進大陸，就会使祖國受到損失。”我說：“那还不容易，也不用打仗，也不用出力，找两个老头，每天吃饱了飯在这里看着就行了。”那个老同志笑了：“哪里那么簡單，这里面还有技術！”接着他就給我說起副哨長王勝芳的事來。他說当飛機还在老远老远的天边上只能看出一个小黑点的时候，副哨長就能判断出是什么飛機，高度多少；坐在屋子里只听声音，就能听出飛機是什么型的，甚至能听出多少架。大家都把副哨長称做“活雷达”。

我嘴里沒說，心里可不信：这不是成了神仙嗎？

我學習了一些关于各种飛機的机型、特征、代号和其他基本知識以后，哨長就讓我跟一个老同志开始值班。第一次值班就是跟副哨長王勝芳在一起。我早就看熟了他：黑紅的臉膛，个子不高。可是，左看右看，看不出他的眼睛和耳朵有什么灵巧的地方。副哨長說：“別看我了，快上台子上去注意观察天空吧！”我給他看出了心病，紅了臉，站到了望台上，他到台旁小房子里守着電話机。天是藍藍的，連塊白云

也沒有。忽然，我聽到一種輕輕的嘶拉嘶拉的聲音。我一想，准是飛機，急忙滿天去找。哪里呢？順着聲音看，沒有；從東往西看，也沒有；從下往上看，還是沒有。過了半天，好容易發現兩個小黑點，我瞪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是什麼型的。這功夫，我聽到副哨長已經搖了電話。我想，他一定等着我回報呢，更急了。我聽說這裡常出現的是“吸血鬼”型的，就打算先報它個“吸血鬼”再說。可是，“吸血鬼”的代號是什麼呢？二……二……又想不起來了，急得我汗珠子直冒。這時，副哨長不慌不忙地走出電話棚，拍拍我的肩膀說：“別急，別急嘛！”然後，他指着那兩架還沒有飛出視線的飛機說：“你聽到聲音，就要到聲音前面去找，因為這種噴氣式飛機，是走在聲音前面的。”他講到這裡，我忽然想起，這次“空情”還沒有通報呢，可我一問，他笑笑說：“已經通報過了！”

其實，我剛才說的這種情況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。現在，我們哨所的老同志，不論哪一個都能做到發現敵機，立刻把情況用電話通報出去，總共用不了幾秒鐘。

去年四月，有一天副哨長值勤。連里來電話：“一等备战。”聽到這個，大家都知道是雷達站已經測出重要情況，具體的情況就需要各個了望哨所觀察上报了。有好幾個同志上了了望台，拿着望遠鏡不停地在天空中搜索。沒有聲音，也沒有黑點。但是，過了一會兒，副哨長忽然拿起耳機向電話員報告：“蔣賊機 F84 一架，高度是七千公尺……”一聽七千公尺，我們有的吐了吐舌頭。飛機在這樣的高空，地面上用

望远镜看，也只是那么细微的一缕轻烟。敌人常常利用这种高空飞行，突然侵入祖国领空。可是它没有想到，在边境线上，就有像我们副哨长这样的眼睛，任凭它飞得多么高，也溜不掉。

听说还有一次，那是在周围有雾的时候，副哨长根据声音，准确地报告了敌机的情况。我一时说不完全了，反正在许许多多不容易发现敌机的条件下，他都能发现。

我问过他：“副哨长同志，你是怎样把眼睛和耳朵锻炼得这样机灵的？”他又笑了。他的笑老使人感到暖和。他说：“怎么，着急啦？别着急，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和你一样，后来有了老同志的帮助，再加上自己好好学习，很快就能熟练地工作了。”然后，他就告诉我怎样从声音上去区别喷气式和螺旋桨式飞机；从声音的杂乱不杂乱去区别架数多少；从声音的沉重不沉重去区别飞机的高低。他还说，根据周围的山头，也能判断敌机的航向哩！最后他说：“要学好一切基本知识，还要在日常生活里去体会它，只要练得多了，真正体会到了，再做起来就不难了。”从那以后，他见着一只海鸥，也抓紧时间要我判断一下“航向”、高度。他抓紧一切机会帮助我，还送给我一个漂亮的本子，在头一页上写着：“努力学习，做一个现代化的、优秀的国防军战士！”

我们的副哨长就是这样能干的人。可是，我总觉得在他身上还有点更重要的东西。什么呢？开始我找不出来。有一天，下着大雨，雷声在山谷里震耳地响着。我试试电话，摇不通了。怎么办？查线去吗？这么大的雷雨，等小一些再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副哨長开会回来了。他浑身泥水，一听说电话不通了，屁股没落凳，拿上工具就去查线。同志们让他休息一下，他说：“敌人不让我们休息呀！电话不通，敌人要是趁着坏天气来鑽空子，我们报不出去，那会给祖国建设带来多大损害！”

呵，我一下明白了！拿老同志的话来说，在副哨長身上，有一种“为了保卫祖国建设不惜牺牲一切的思想”！我连雨衣也忘了穿，跳出房门，在大风大雨里，赶上副哨長，和他一起查线去了。

潜 伏 哨

高中午

有人说，边防军真是运气好，每天都能捉到土匪特务，为人民立功。——你看，把边疆的对敌斗争说得多么轻巧。其实可难哪，说不定十天八天，三个月两个月才能弄住一个匪徒呢！

可是，这决不能说我们边防军什么都白干了。就拿打仗来说吧，你在随便哪个地方放上两个潜伏哨，匪徒们要想偷越国境就得提防着点，先得想想这里有没有潜伏哨。这真够他们伤脑筋的了。咱们的潜伏哨抓住过几个匪徒，他们都苦苦地说：“我在外国边界上侦察了好几天，看得好好的，这边没有埋伏，可是我刚跨过国界一百公尺，你们的刺刀就

对准我了！”

說也怪，哪怕我們防范得再嚴，匪徒們总是要千方百計地瞅空子偷越國境，乘机來搞咱們一下。

緊挨國界边有个壩子。壩子里到处都滴水，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蒿草，螞蝗也特別多。沒有人家，一年四季冷清清的。匪徒就瞅准了那个地方。

那时，我們連里得到情报，說最近可能有一小股匪徒越境。为了將殘匪一網打尽，上級指示我們在壩子里安上潜伏哨，不放明哨。通往寨子的小道上再放上半个班，讓匪徒自投罗網。

在壩子里担任潜伏哨的是吳澤忠同志。他是第一次打伏击。他給自己找了个好陣地，地勢高，又比較干燥，視界射界也都很好。他做好工事埋伏下來，心里想：“說不定馬上就有一个匪徒冒冒失失地闖到我跟前來，被我活捉了呢！”

可是事情往往不遂人心！你伏在那里，眼睜睜地看着太陽升起來又落下去，匪徒呢，照旧沒有动静。只要兩天一过，你心头就要犯疑了，匪徒究竟是來還是不來呢？

那地方的气候也怪，白天热得腦子發悶，夜晚冷得渾身發抖，又正当雨季末脚，时不时还下一場大雨，趴在那兒真难受。这还算好呢，在沒有發現什么动静之前，你还可以动一动，只要不暴露自己就行。

最头疼的是螞蝗。一串串的向你爬來，叮住肉就吸血，真叫怕人！吳澤忠同志看見那样多的螞蝗，肉都麻了，急忙用双手去扯。弄掉一条另外一条又爬上來。扯了一天，臨了腿

上还是有蚂蝗，气得他干脆不理它了。

第二个晚上，天黑得像锅底，一阵狂风闪电过后，大雨就唏哩哗啦地下开了。他全身没有一根纱子是干的，冷得直噙牙齦。他睁大眼睛監視着四周，对自己說：“要留神哪，这种时刻正是匪徒越境的好机会！”

果然，一阵閃电过去，他看見一个黑糊糊的人影，飞快地跑了过来，在离他二十公尺远的草窩里趴下了！“匪徒！”他想，便打算扑过去。一来，这两天他可真给悶坏了；二来，他确实恨透了那些匪徒；再则，那家伙又离他那样近，真可以手到擒来，还能放他跑掉？他一掂枪就要爬出掩体，但馬上又退了回来，心想：“不能冒失，得看那小子打算干个啥名堂？”

那黑影慌忙把四周伪装了一下，然后臥在草窩里，就再也没有动静了。



杆 春 插 圖

“哈！怪事，那小子肚里装的什么药？好像他也是来打伏击的……”

吴泽忠是个新战士，心头真有点拿不定主意。开初，他想，还是立即抓回去，让上级去处理吧。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个决定。他奇怪，为啥匪徒不趁黑夜向内地潜逃，倒在这里潜伏下来？这还是从没有见过的现象呢，那小子一定怀着更毒辣的主意！这时，他想起了出发时上级交代的话：“匪徒是企图小股越境……”他心想：这匪徒有可能是先来这儿侦探有咱们的潜伏哨没有，要是没有，他们就乘机窜越国境。

一整夜，对面草窝窝里老有沙沙的响声，匪徒向左翻了个身，还没到抽一袋烟的工夫，他又向右翻身了。那小子不“安心”哪。

第二天，太阳把埔子照得明晃晃的。两人相对只二十公尺，各人的地方风吹草动都能看得见。匪徒做贼胆虚，什么地方的草只要稍微一动，他就贼眉贼眼地盯上老半天。有一次，几只麻雀聒的一声从草窝里飞走了，那家伙吓得连忙把头贴紧地皮，以为是我们的巡逻队来了。有几次，吴泽忠同志见他直往这边瞅，好像是发现自己了。每逢这种时候，他心头就要猛跳两下。

“镇静！镇静下来一切就会好了。”他默默地嘱咐自己。“只要想，这不是卧在野草里，这是在营房里，睡在床上！就能安静下来的。”可是，实际上这并不是在营房里，更不是在床上。说真的，他在野地里已经趴了两天两夜，一直没

闔眼，現在倒真需要在床上伸開兩條腿睡一覺了。

伏击会不会勝利，能不能把妄想偷越國境的匪徒全部捉住，這就要看能不能堅持。這一點他明白。他想：“我一定堅持，堅持到勝利！”他看了看那臥在草窩里的匪徒，心頭又憤憤地說：“好小子，你得不到什麼便宜的！”隔了一會，他又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沒關係。等把這些壞蛋全部捉住了，我非好好睡他三天三夜不可！”過了不久，他心裡又暗自高興地想：“打伏击真是個好工作，能磨煉人的脾氣。”……再沒啥可想的了，他就默默地念那些歌詞，能記着的他都念了。

這樣，漸漸的他就安靜下來了，心頭也就輕鬆得多了。他監視着匪徒會搞什麼鬼？可是匪徒並沒什麼動靜，一聲不響地伏了一天。到了夜晚，他才爬起來摔手、踢腿，嘴裡不住嘀咕：“鬼地方！”

三天來，披星星，戴月亮，霜打雨淋，吳澤忠同志感冒了，還很厲害。身體不舒服還沒啥，討厭的是兩個鼻孔塞得死死的，呼吸非常困難，稍一吸氣，鼻孔裡就“呼哧！呼哧！”的響，老遠都能聽見。他氣得脖子上直鼓青筋。沒辦法只好用嘴來代替鼻孔呼吸。可是沒多一會，嗓子裡又想咳嗽了。他又趕快將嘴閉起來。真叫人難受。他想：“也許喝點水能止咳。”便伸手去掏水壺。水壺空空的，水早沒有了——那時他還沒學會如何安排日子。想不到的事都遇在一塊了。

他盡量克制自己，沒有發出任何一點聲音來，臉上滾出

了大粒大粒的汗珠。他觉得，自己的精力不够了。

肚子餓，他掬了把干粮送進嘴里。干粮被雨水泡透了，又被太陽晒干了，像吃木屑一样。沒有水，口又發干，实在咽不下。

这一夜，匪徒仍没有什么举动，他心里很高兴，这证实他的判断是对头的，他决心繼續坚持下去。

天剛亮，匪徒就一骨碌爬起来，使劲从身上往下扯蚂蝗。

第四个夜晚，有两件要命的事情难住吴泽忠同志了。

第一件，他要抽烟。会抽烟的人都明白，要是沒有烟該多难受。他已經三天沒抽烟了。他几次从身上掏出香烟來，想偷着吸一支；但都只是聞了聞，就又狠心地放了回去。第二件，瞌睡虫老在眼皮上打架，头大了，重了，昏沉沉的，光想睡觉，哪怕是睡一刻鐘也好。要想使一个四天三夜沒閉过眼的人不睡觉是困难的，可是他支持下來了。

匪徒可睡着了，还能听见他的鼾声呢。吴泽忠同志便決定去大便。匪徒睡得很死，并未被惊醒，他高兴極了，忙把大糞埋起来，……要不那家伙聞到臭味会犯疑的。

这一下出问题了！他失手碰翻了一塊石头，石头滚动发出了响声。匪徒惊醒了。吴泽忠同志急忙臥下，心想：“好吧，你要發現了我，我就先崩了你！”

正在这时，我們的巡邏隊來了。匪徒着了慌，臥在那里动也不敢动，他准是以为剛才的动静是我們巡邏隊的尖兵弄出來的。吴泽忠同志这才趁空回到了掩体里。

巡邏隊因為知道這裡有我們的人在潛伏，馬馬虎虎就過去了。深夜，他們又返回來，沒停留就又走了。

好一陣，匪徒沒敢動一動。四周靜悄悄的，只能聽到虫叫。又過了一會，匪徒探出頭來向周圍察看了一番，相信實在沒有什麼了，他便走了出來，向着國外，閃亮了兩下紅色的電筒光，然後大模大樣地坐下來。坐的地方離吳澤忠同志的掩體只兩步遠，一伸手就能把他揪過來。

吳澤忠同志睜大了眼睛，監視着前方。這些毒辣的傢伙，想趁我們巡邏隊返回去之後，人不知鬼不覺地偷越國境！

果真，沒多大一會，十多個黑影從境外竄過來了。他們一到，為首的那傢伙就低聲問那個匪徒：

“巡邏隊過去了？”

“過去了。他們並不怎麼看重這個口子。”

“這太好了。你發現有他們的潛伏哨沒有？”

“誰會到這個壩子裡來？螞蝗一串一串的，共產黨也是人呀，能不怕苦？我敢說，這裡很太平。”說完，他還得意地笑了一聲。

“那好，我們來研究研究該怎樣行動。”說着兩人就蹲下了。其他的匪徒坐得亂七八糟，提心吊膽地等候他們長官的吩咐。

那晚上有點月亮花，吳澤忠同志借着一絲光線，看見帶着匪徒常進境來的那傢伙正是匪首周書中，他早在像片上就認識那傢伙了。

吳澤忠同志輕輕地舉起槍托，狠狠地朝周書中頭上砸去，然後一把把他抓過來，左腿死死地踩住他。匪徒們陡然一驚，還沒弄清怎么回事，吳澤忠同志就喊開了：“繳槍不殺！”“同志們，捉活的！”埋伏了兩夜晚的那個匪徒剛要伸手去掏槍，吳澤忠同志一槍就把他摺倒了。其他的匪徒一見，知道又碰上我們的潛伏哨了，正要跑，吳澤忠同志打出去一梭子，匪徒死了幾個，剩下的扭頭就往國外跑。

但是他們沒有跑掉。另一個邊防軍戰士王樂平，帶着一個組也在那里潛伏了四天四夜。當匪徒來埋伏時，他們也都同樣盯了那小子兩天兩夜了。他們在國界邊上堵住了匪徒的逃路，匪徒們都無可奈何地舉起雙手，做了俘虜。

（摘自“巡邏之前”，略有改動）

國境綫上的女戰士

宋 維

翻過了一座山，又一座山，汗珠順着鬢角流了下來。我放下背包，開始休息。突然一陣悠揚的歌聲傳了過來，隨着歌聲走上來一位年輕的姑娘。她穿着一身嶄新的單軍衣，一窄條鮮紅的毛衣邊露在領外，兩條細長的辮子在胸前甩打着，髮帶像蝴蝶似地飛舞。

她看到我，歌聲頓時停住了，用一對審查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好像要從我的服裝和表情上端詳出我究竟是不

是一个真实的軍人。

这种警觉的眼光，在我一到边防綫的时候，就尝受到了。沿途不少的軍警和民兵，都曾用这种眼光盯过我。我知道这兒接近國境綫，斗争十分复杂，特务、間諜和反革命分子經常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物，企圖从这里潛入和潛出。为了避免誤会，我主动地向她打了招呼，告訴她，我要到



溫勇雄 插画

这兒的边防檢查站；并順便問她，走这条路对不对。她告訴我，到檢查站恰巧和她走同路，再往前走，翻过一座小嶺就到了。

“看样子，你是从北方來的，而且是第一次。对嗎？”她端詳着我背的一件笨重的棉衣問道。我点了点头，告訴她，我是从北京來的，到这兒來了解工作。这一來，她的話更多了，向我詢問北京的各种情况。我的回答虽然很簡單，但却引起了她的極大兴趣。

一条羊腸小道像蛇似地在我們前方蜿蜒着，兩旁的香蕉林結着肥大的果实，荔枝樹叶綠得發黑，真像能滴出油來似

的，葱綠色的草地上正開放着鮮艷的野花。雖然已經是十二月的天氣，但是三五成群的蜻蜓卻還在我們身邊飛來飛去。一點寒冬的景色都沒有。

“你瞧，我們這兒有多好！北方現在正下雪吧？可是這兒却冬夏長青！”

我真的被這春天似的景色迷住了。多么遼闊的祖國呵！當長白山上的滑雪部隊在那白皚皚的大雪里奔馳的時候，這兒的部隊卻穿着單衣，洗着冷水澡；當沿海的部隊在海里練習游泳的時候，駐守在昆侖山上的部隊，卻還在雪花紛飛中穿着羊皮大衣。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有多少忠實的兒女為着一個目標忠誠地執行着勤務。

我把這些想法告訴了她，她笑了笑，說：“是啊，每當我想起這種情景的時候，工作起來就更有味道。”

“在文工團工作嗎？”我試探着問。她嘿嘿地笑了，說：“怎麼，你以為凡是女同志都是文工團員嗎？不，我是邊防檢查員。”

一種崇敬的感情從我身上流過，因為在我來此以前，我就聽說過：這兒有無數的檢查員，他們日日夜夜地守衛着國防。他們有着像鷹一樣的眼睛，他們曾從過往行人的牙膏里查出敵人的情報，從皮箱的夾層里發現了敵特的委任狀，從傘把上、皮箱的提手上、枕頭里、褲角上查獲敵特攜帶的密寫藥粉……我真沒想到這樣的英雄現在就在我的身邊。我懷着一種無限尊敬的心情，想探聽一下她在這兒的鬥爭生活。

她說，她剛來的時候，檢查站還沒有房子，搭了一個草

棚大家睡在地下，棚頂漏下星光，棚子四面透風。檢查台就像商店的櫃台，她們從早到晚站在那里，檢查每一個過往行人的証件和行李。他對這工作不夠滿意，用她當時的話來說：是做著“翻箱倒櫃”的工作。為此，站長和她談過一次話。

“鬧情緒了嗎？”她學著站長的聲調說，“這工作瑣碎嗎？看起來的確瑣碎；平凡嗎？也的確平凡。可是不要忘掉了你每天站在這兒都是在跟敵人面對面地作戰呵！不過你的武器不是槍和炮，而是你那機警的眼睛和善于分析問題的腦子。假若你能從這些地方來考慮，那末這工作就不再是瑣碎和平凡，而是十分偉大！”

“我開始認真地對待工作了。可是查獲一個特務，並不像伸手摘一個香蕉那麼容易。你想想：每天要從這兒通過成千成百的行人，他們都帶著合法的証件，帶著成袋成箱的行李；特務的面貌也不像漫畫家畫的那麼凶惡。而你呢，就要在幾分鐘之內，在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地方，發現疑點，找出罪証。容易嗎？真不容易！所以一個檢查員就要有特別的智慧和，用智慧跟敵人作戰！”

我一面走，一面聽。她說，有一次，她發現了一個行迹可疑的人，可是經過了詳細檢查，什麼可疑的物品也沒有發現。當她正想把他放走的時候，老同志的一只手伸了過來，拿起一把小鐵錘將那人攜帶的一只鐵筒輕輕地敲了敲，听了听聲音，又用手掂了掂重量。你猜怎麼樣，在筒底的夾層里，發現一部輕便的電台。